# 守書之難

汪金友

黃宗羲有言：「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藏書難，不是難在自己，而是難在子孫。

宋代陳亞藏書一千餘卷，名畫一千餘幅。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陳亞害怕自己死後這些書畫珍品散失，所以作詩以誡後人：「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貸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我家好子孫。」但陳亞死後不久，他的這些寶藏便悉歸他人。

還有個叫江正聚的讀書人，也是宋代人。藏書數萬卷，築室貯之。到他死後，子孫不能守，悉數落於人間。火燔水溺，鼠蟲棄，並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籍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但他買來不是爲讀，而是當作柴燒。凡一筐者，爲一炊飲。江氏書，至此化爲飛蝶矣。

相傳阿育王一生愛書，冊房中多藏本。可惜其後子孫無聊，盡以遺書爲故紙，於是論斤兩而賣之。阿育王辛辛苦苦收藏的珍貴典籍，遂蕩然無一存者。

明代金華虞參政，生前藏書數萬卷。傳到他的後輩手裡，竟以數艘大船載到當時藏書頗有名氣的胡元瑞家出賣。胡因一時拿不出那麼一筆錢來，不肯留下。書主便託人從中斡旋，聲言「減價售之」，以書價不到原值的十分之一成交。

瞑琴山館主劉疏雨，藏書甚豐。他去世不久，他的兒子揮霍無度，債務纏身，就以十萬卷圖書押給債主作抵。有人因作詩嘆道：「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貴奪，舉作債務償。」

近人陳登原稱：「蓋使藏書家能久其所藏，則珍秘所藏，猶有可說。然而不幸其珍秘之結果，無非供不肖子孫之揮霍而已。人情孰不私其子孫？然子孫決不能永保有其所私。於是舊家巢燕，紛紛飛入他家。其間移轉主者之際，即爲藝林一厄；而荒山靈鬼之哭者，更無論也。」

世界就是這麼奇怪，你喜歡書，你的兒子不一定喜歡書；兒子喜歡書，孫子不一定喜歡書。在爺爺的眼裡，每一本書都是寶貝，而到了孫子眼裡，只不過廢紙一堆。人常說，「富不過三代」，其實「書也藏不過三代」。因爲兒子和孫子的地位和財富，相對來得太容易了。所以不重視知識，不懂得珍惜。

當然也有例外。宋代有個叫王廉清的人，其父王銍藏書頗豐。王銍死後，秦檜的兒子秦熹恃其父之勢而氣焰囂張，直接寫了一張紙條，讓人到王廉清家裡去取其父的藏書，並答應給王廉清一個官做。但王廉清大聲哭喊着堅決拒絕，他說：「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任憑秦家派去的人怎麼以禍福誘脅，皆不聽，終使秦熹的陰謀沒有得逞。

# 滾滾浪花顯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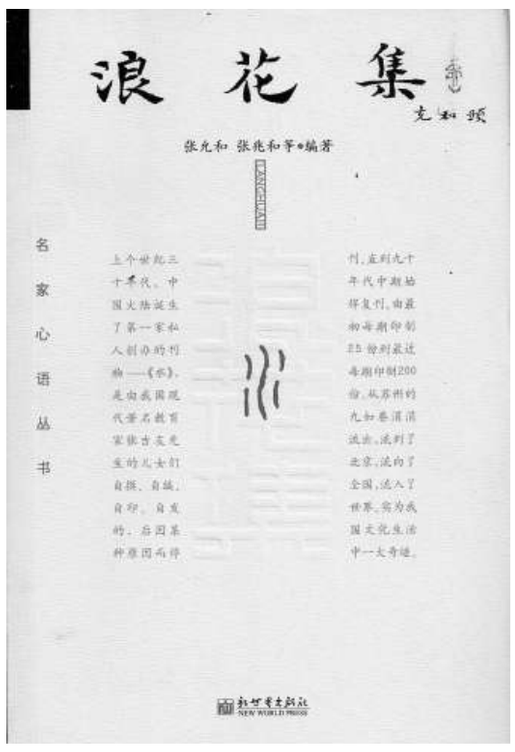
許定銘

蘇州九如巷張家四姊妹：元和（一九〇七至二〇〇三）、允和（一九〇九至二〇〇二）、兆和（一九一〇至二〇〇三）與充和（一九一四—）被稱爲才女及「最後的閨秀」，她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有卓越的成就，近年爲文壇上津津樂道的，是她們的家庭刊物《水》。

張家是個有十兄弟姊妹、聲名顯赫的大家族，《水》是允和在一九三〇年創辦的家庭刊物，它刊載的主要是家庭成員的文章，以詩詞、隨筆、書信爲主的月刊，共出二十五期。後因姊妹兄弟們先後離家求學、工作，流散各地而停刊。

近七十年後的一九九六年，八十六歲的張允和（周有光妻）與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妻），合力復刊了《水》，由初期的印二十五份發展到三百份，成爲甚受重視的刊物。范用稱之爲「本世紀一大奇迹」。《水》的印量甚少，不容易見到，於是允和及兆和姊妹着手編了這本《水》的選集《浪花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二〇〇五），可惜的是，此書面世之時，兩位編者都已過世；而她們四姊妹連同夫婿八人中，只剩下一〇三歲的周有光和九十五歲的張充和了！

《浪花集》有十五萬字，幾十篇文章均選自前後期的《水》，雖然寫的都是家庭中的瑣事，是一個家族的生命歷程，卻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大家族的面影！




# 魏明倫的「成功秘訣」

齊人

「巴蜀鬼才」魏明倫，以「九部大戲、幾卷雜文、兩打碑賦」名揚天下，在談到成功秘訣時，他幽默地說：「我的成功秘訣是：喜新厭舊、得寸進尺、見利忘義、無法無天。」接着他解釋說：「喜新厭舊是創新不守舊；得寸進尺是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永遠向更高的目標努力；見利忘義是眼中有利於時代要求，有利於觀衆的追求，沒有僵化、陳腐的教條；無法無天是不受陳舊的條框束縛，大膽突破，勇於創新。」（《喜劇世界》二〇〇九年六月）

魏明倫的「成功秘訣」，實際上反映了世界上所有成功者的共同規律，樸實管用，言簡意賅，值得探討和借鑒。

喜新厭舊，是成功者不可或缺的寶貴心態。創新，是成功者的靈魂。如果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敢越雷池一步，老祖宗定下的規矩動都不敢動，那就只能在前人留下的遺產裡尋尋覓覓，修修補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不可能有新的成就。就以魏明倫而言，他如果沒有「喜新厭舊」精神，不敢棄舊圖新，《易膽大》、《潘金蓮》、《巴山秀才》、《變臉》、《中國公主圖蘭多》等一批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戲曲文學劇本，根本不可能問世。他也難以步入成功的殿堂。

得寸進尺，是成功者彌足珍貴的進取精神。小富即安，滿足於一得之功，一孔之見，小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不思進取，那是無論如何都成不了大氣候的。只有永遠不滿足於現狀，對事業有一種「貪得無厭」的追求精神，才能在成功的攀登中不斷上升，最終走向輝煌。以張藝謀爲例，他當攝影師時，眼睛就盯着導演的位置，已經成爲馳名中外的電影導演後，又把目光轉向導演歌劇，導演大型情景歌舞劇，導演奧運會開閉幕式，就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的張藝謀，一步步走向了自己事業的巔峰。

見利忘義，是成功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所謂見利忘義，就是要與時俱進，不能刻舟求劍，利求天下之利，利求當代之利，利求人民之利，而與此相矛盾的教條聖訓、「春秋大義」都棄之如敝屣，而不管是出自什麼權威之手，來自何方神聖之口。要用新的義利觀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只要對人民有好處，對社會前進有利，就值得努力去幹，去大膽實踐。改革開放之初，諸多利國利民舉措，都被認爲是違背老祖宗的經典之「義」，因而屢遭撻伐，幸虧決策者和掌舵人不爲所動，堅持下來了，才有了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無法無天，是成功者必須具備的無畏膽識。千百年來，老祖宗留下無數條條框框、章法規矩，有的還有餘熱，有的乾脆過時，有的尚存積極意義，有的則如同廢品，如果一味照辦，毫不走樣，就只能自縛手腳，一事無成，這裡就需要一點「無法無天」的精神，像王安石所言「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就戲劇改革而言，從京劇的梅蘭芳、周信芳，到黃梅戲的嚴鳳英，從越劇的袁雪芬，到豫劇的常香玉，川劇的魏明倫，改革之初，無不飽受指責，罵他們目無祖宗，膽大妄爲，罵他們無法無天，譁衆取寵，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正是他們的「無法無天」，才把當代戲劇水平大大推進了一步。

魏明倫「成功秘訣」的核心，歸根結底就是兩句話：解放思想，大膽創新。這是打開世界上所有成功之門的阿里巴巴鑰匙。

# 淺談文格、「書格」與人格

楊照榕

曾經有人問我：你看過周作人的書嗎？

我回答：沒有，漢奸走狗的文章我是不會看的。

據說周作人的文采頗佳，在某些方面超越魯迅。但是在我看來他那「文采」恰如大蒼蠅身上的金綠色雙翼，絲毫遮掩不住、改變不了害蟲追逐腥臭和傳播病菌的本質。許多人都有同感；金蒼蠅比普通蒼蠅更令人噁心。

當國難當頭的時候，一個人——尤其是文人和名人——的民族氣節是其人格好壞最明顯、最突出的標誌。周作人爲了自身的前途和利益甘當漢奸賣國賊，我對他只有鄙夷和憎恨，怎會讀他的書呢。

曾經有人問我：你喜歡張愛玲的作品麼？

我回答：不喜歡。一個不願意同做漢奸的丈夫劃清界線的女人，其人其文都令我不屑，我怎麼會喜歡她的作品呢。

是的，張愛玲是個才女，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還不滿二十歲的她就紅極上海文壇，因才情而甚受時人羨慕。可惜她在選擇夫婿問題上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嫁給了漢奸文人兼漢奸官吏胡蘭成做老婆。孰知胡蘭成乃登徒子，張愛玲搞到手後很快又另尋新歡疏冷妻房，而張愛玲卻癡心未醒。

當然，自古以來常有「癡心女子負心漢」者，這也罷了。可是當日寇投降之後，國民政府已命令以漢奸罪通緝胡蘭成，而張愛玲依然執迷不悟，竟不辭跋涉去尋覓匿於浙江伺機潛逃日本的胡。對此，不少讀者感嘆：可惜了張愛玲！

雖然我不憎恨張愛玲，但也不「可惜」她，因爲她雖有文氣而缺乏正氣。

中國歷代受人景仰的文人墨客多不勝數，他們的文章詩詞之所以能流傳千古膾炙人口，絕不是單憑其詩文的優秀，亦須賴其人格之無瑕。屈原、司馬遷、范仲淹，韓、柳、歐、蘇與陸、辛、李、杜，不但詩文傳衆口，而且人品照山河。

我不相信蔡京、秦檜和嚴嵩之流沒有寫過一篇好文章或作過一首好詩詞，只不過這些權奸因貪賄成性禍國殃民而臭名昭著，人們不願意爲讀其文誦其詩而玷污了自己和旁人的耳目口鼻而已。

一個社會的風氣無論是清明還是腐敗，總有爲公衆認同的普世價值觀念存在，而人格和文格的一致性就是代代相傳的用來度量文章詩詞是否值得傳誦下去的一把尺子。

其實「書格」同樣受人格影響。雖然人們不可能從一篇書法作品的技藝或風格上看出作者人品之高低優劣，但是當有人指證作者是個壞蛋時，他的字紙就會立刻被人燒掉或塞進垃圾桶。最近內地某省就發生了一樁令人啼笑皆非的「鑿字燒書」事件。

在今年四月十日之前，某省許多「有影響」、「有價值」的建築物裡頭——包括東江邊的合江樓和西枝江上游的「古村落」——都懸掛或鑲嵌着某政壇顯要的「書法」，有的是楹聯，有的是匾額，有的是碑石。而收藏着該政要的書法條幅的官員和富商更是不計其數。當然，所有的「懸掛者」和「收藏者」們並非傾倒於其人的「墨寶」之下，而是企圖仰仗他的地位和權勢使自己更加顯姓揚名並招來更多的財富。

是的，這位政要是值得「那部分人」景仰的。他近三十年來頭頂國家公器，手執專政工具，身掛「政法王」、「南方雄鷹」兩塊金牌，委實名震海外，權傾全省。加上他又善用書法和粵曲來附庸風雅，確曾唬服及迷惑不少人。

然而有誰能料呢，平日「筆走龍蛇」的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在被鎖拿時竟渾身顫慄雙手發抖，在兩張什麼證上簽字時鋼筆三次掉下地，四分二十二秒才寫成兩個自己的姓名。

人們看清了一個大貪官原形畢露的懦夫相。

人們看夠了各州縣的官、商們紛紛鑿、焚其人「墨寶」時的狼狽相。

原來是一字千金，如今懼一字千累。

唏噓唏！蘇軾早已有言：「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而清人王士禎亦曾寫道：「予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一字兼金；章惇、京、卞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值。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

何爲賢者？品行高尚、德才兼備之人也。蘇、黃、永叔，古之賢人也，其詩文其書畫皆流傳千古，乃華夏無價之瑰寶。京、卞、章惇，宋之權臣奸佞也，其書畫詩文後世糞土視之。上述那個「政要」，今之大貪官也，其書法已被粵人鏟之殆盡矣。

〔註釋〕蘇，蘇軾；黃，黃庭堅；永叔，歐陽修的字。章惇，北宋奸相，陷害蘇東坡主謀。京、卞，蔡京、蔡卞兩兄弟，北宋徽宗時的大奸臣大貪官。

涅瓦河的夏日　（攝影）紫　楓

# 關於《昆明貓》

蘇北

我手頭有一幅藏畫，是汪曾祺畫的《昆明貓》。畫面上一個綠色軟墊，一隻小貓蜷於其上。有趣的是，汪曾祺題了長長的一段款識：

昆明貓不吃魚，只吃豬肝。曾在一家見一小白貓蜷臥墨綠色軟墊上，嬌小可愛。女主人體頎長，斜臥睡榻上，甚美。今猶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四十三年一夢中，
美人黃土已成空；
龍鍾一叟眞迂絕，
猶弔遺蹤問晚風。

這幅畫作於一九九六年。其實這已是汪曾祺第三次提起這樣的一個記憶。可是，「曾在一家見一小白貓」，是在哪家？又是在何時？查《汪曾祺文集》，有《綠貓》一篇：

……有一回我到一個人家去。主人新婚，房間的一切是才置的……我的眼睛為一個東西吸引住了，墨綠緞墩上棲着一隻小貓。小極了小極了，頭尾團在一起不到一本袖珍書那麼大。白地子，背上米紅色逐漸向四邊暈暈的淡去，一個小黑鼻子，全身就那麼一點黑。我想這麼個小玩意兒不知給了女主人多少歡喜……我看見了那個墩子，想這團墨綠襯得實在好極了。我斷信這個顏色是為了貓而選的。

此作寫於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上海。發表於當年第五卷第二期《文藝春秋》上。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夏從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介紹到私立致遠中學教國文，這篇小說正是寫於「雨點落在上面乒乓」（汪曾祺語）的洋鐵皮房子裡。——就是黃裳說的「在福熙路上的致遠中學」，「我跟他去玩過，但實在沒有什麼好玩」（《憶汪曾祺》）的地方。

這是一篇汪曾祺早期意識流小說，說到汪曾祺早期意識流作品，除他自己常提到的《復仇》外，還應該包括《藝術家》《悒鬱》《喚車》《花・果子・旅行》和這一篇《綠貓》。學者楊早在編註《大家小集・汪曾祺卷》時，關於《綠貓》，有一段很中肯的評註：「同樣帶有濃厚的實驗色彩和明顯的意識流手法運用」；汪曾祺自己曾坦言：自己年輕時受過西方意識流的影響，很喜愛弗・伍爾夫和阿索林的作品。他認爲「意識流是覆蓋着陰影的，清涼的，安靜透亮的溪流」；我覺得似可補充的是，那時汪曾祺才是二十七歲的一個青年，沒有穩定的工作，對人生也還沒有正確的目標，生活似還處於一種「飄浮」的狀態，一段時間他情緒低落，甚至寫信給老師沈從文表示自己想過自殺。這也是容易在一個青年的文字得到反映的。——意識流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手段，某種程度上，更是作家自身狀態的體現。

一九九七年三月，汪曾祺去世前兩個月，他寫了散文《貓》：

有一次，在昆明，我看見過一隻非常好看的小貓。這家姓陳，是廣東人。我有個同鄉，在輪船上結識了他們，母親和女兒，攀談起來。我這位同鄉愛和漂亮女人來往。……有一次在金碧路遇見我們，邀我們上她家喝咖啡。我們去了。這位母親已經過了三十歲了，人很漂亮，身體高高的，腿很長。她看人眼睛瞇瞇的，有一種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她斜靠在長沙發的靠枕上，神態有點慵懶。在她腳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繡墩，繡墩上一個墨綠色軟緞圓墊上臥着一隻小白貓。這貓眞小，連頭帶尾只有五六寸，雪白的，白得像一團新雪。這貓也是懶懶的，不時睜開藍眼睛顧盼一下，就又閉上了。屋裡有一盆很大的素心蘭，開得正好。好看的女人、小白貓、蘭花的香味，這一切是一個夢境。

這又一次提到昆明貓。這樣更確切了。繪畫、小說和散文，三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但只有一個指向：美，對美的認識和感受。

關於昆明貓汪曾祺寫了三次，不同的年歲，不同心境……到了老年，這一切，「就是一個夢境」了。

一個作家的童年記憶深埋心中。汪曾祺說過：寫小說就是寫回憶。回憶是經過沉澱的歲月。是明晰宛若秋空般澄明，或刪繁就簡如冬樹般簡潔。《昆明貓》即是。

通過《昆明貓》，也能看出汪曾祺這一貫的創作思想。

# 推敲

陸茂清

《醉翁亭記》是歐陽修在滁州太守任上寫的，此文雖僅五百來字，卻包含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山水林泉景物、朝暮季節變換、遊人賓客歡娛、與民同樂志趣。評論家們稱讚「文字高度簡練」，也因此成爲古代散文中的精品，被收入了古今各種詩文版本。

歐陽修初稿的開頭一段，是描寫滁州的地理位置，用了近百個字，列數滁州四周諸山以及地貌生態。

據傳，歐陽修曾將初稿張貼在太守衙門前，意在廣集視聽徵集意見，然後再作修改。

一天，有個打柴的樵夫找上門來了，直言道：「大人啊，你那篇文章的開頭顯得太囉嗦了，這山那山的名稱，還有長的什麼樹呀花呀草呀之類，這與你要寫的亭關係也不大，就不要了吧。」

歐陽修頻頻點頭：「言之有理，此文的重點在亭，似可不必在周邊的地理環境上多費筆墨。」他幾經琢磨，一壓再壓，最後只剩下了「環滁皆山也」五個字，極爲精煉地展現了滁州的環境——處在群山環抱之中。

對此，南宋文學家、教育家朱熹的《諸子語類》中有記載點評：歐公文，亦都是修改到妙處。有人買得其《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未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從開初的幾十個字，壓縮爲言簡意賅的「環滁皆山也」五字，可知歐陽修爲求文字精煉，斟酌推敲用功之深。

# 河北省會的改名之爭

文佳

內地有一條謎語，謎面是說「中國最大的村莊是哪裡？答一城市！」多數人都能猜到：是石家莊。貴爲河北省的省會城市，近年來經濟的不斷繁榮，中國「最大的村」變得越來越繁華了，不少石家莊人爲自己城市的名稱感到有些不舒服了。是否改變一下名稱，一直是石家莊人明裡暗裡的一個爭論點。

早在兩年前的河北政協會議上，就有省政協委員提出提案，建議省府爲石家莊市改名，理由是現有名稱「太土」，影響城市現代化形象。

近來，石家莊周邊的千年古城正定被併入石家莊市區，石家莊市是否改名的說法，又再次成爲熱門話題。有心人開始琢磨，「乾脆把石家莊改名正定，豈不正好？」

建議改名的一方認爲：「石家莊以前就是歸正定的，有歷史淵源，石家莊應和正定合爲正定市，這樣能爲省會增加些歷史文化底蘊，省得別人說省會就是一個『莊』。」

一位網友留言說：「將石家莊改爲正定的主意不錯，正定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當初修建鐵路，石家莊是作爲正定站出現的，現在石家莊卻比正定大得多，就是名稱上顯得有些土氣，假如改名爲正定，所轄地區都成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還是省會，價值則會大大提升。」

在相關此一話題的網路調查中顯示，支持石家莊改名正定的網友留言佔了所有留言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更多的是反對聲，而且這一反對聲音來自全國各地。一位網民指出，「還是腳踏實地的好，眞能把這『天下第一莊』坐好了，你這個『莊家』還是大有可爲的，爲什麼不自信？石家莊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爲幾百萬人口的城市，速度已經說明了一切……」

一位廣東省的網民指出，「深圳，本義爲深水溝，比石家莊恐怕還難聽吧，歷史上，香港、東莞及現在的深圳都歸寶安縣管轄，寶安地名歷史夠悠久的吧，名字也響亮，『招財引寶，國泰民安』，但現在寶安只是深圳的一個區而已，深圳都家喻戶曉了。改名，要浪費多少納稅人的錢，不知道石家莊市民有沒有算過這筆賬！」

一位河南鄭州的網民則認爲給城市改名屬於「瞎折騰」，他說，「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搞經濟建設上多好呀，不要搞那些勞民傷財的事了，全國人民都在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經濟上去了，那才是硬道理，名字再好聽，不能吃不能穿，奉勸可愛的河北人民不要瞎折騰了。」網上的爭論，引起了石家莊市政府的關注。日前石家莊市區域地名辦公室主任劉平剛正式代表市政府表態：石家莊的市名無需改變。劉平剛指出，首先「石家莊市」這一名稱至今已有六十一年的歷史，由來已久，不宜更改。「石家莊市」這一名稱承載着這座城市的發展歷史和歷史文化、承載着石家莊的發展文脈，更改其名稱，將會使這些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化和消逝，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其次，從經濟方面考慮，更名成本高昂。更改「石家莊市」一個省會名稱涉及到社會各界和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據有關專家估算，若更改石家莊市名稱，廢舊換新，沒有十億元人民幣是完不成的，而經濟損失要遠遠大於此。